江苏工人报 秀·周刊 多一份精彩

春天向我们走来

张承新

好开心，踏着一场兆丰年的瑞雪，春天向我们走来。神州大地上的我们，刚刚完成一场迎春的盛大庆典，满天明亮的春光就洒下来。

虽说还是初春，乍暖还寒，春天的魅力已经开始显现。不要怀疑，看看荒野上盛开的迎春花，它已露出春天最美的笑容。还有河岸边的垂杨柳，一根根枯黄的柳条已转青发绿，一片片鹅黄的嫩芽，呼之欲出。

春天向我们走来，沉睡了一个冬季的土地，渐渐地开始复苏，它呼吸着春天潮湿清新的空气，憔悴干涩的脸色，一天一天红润饱满起来，像人丰满的肌肤，有了几分柔软和弹性。它沐浴着春天温暖的阳光，冰凉的身躯渐渐回暖，就像一张温暖舒适的婴儿床，任一棵棵小草一朵朵小花，快乐成长。

吹面不寒的杨柳风，最给力，它满世界忙碌，不辞辛苦，挨家挨户，唤醒千千万万沉睡的生命。沉默了一个冬季的天地，顿时沸腾起来，久违的绿色，鲜花的芳香，小河的欢笑，小鸟的欢鸣，碧水蓝天，都被它唤回到我们身边，给世界带来无穷无尽的活力，鼓荡我们美好的梦想向前飞翔。

轻轻柔柔的春雨，最甜蜜，它或随风潜入黑夜，悄悄滋润万物生灵；或如蜻蜓点水，轻轻荡漾一池春水的涟漪；或在田野挥挥洒洒，描禾苗兴旺；或莅临千山万水，绘秀丽风光；或莅临我们的窗前，唱一首春天的歌谣，吸引我们心里一个个渴望的种子，发芽开花。

不要迟疑，赶紧伸出热情的双手迎上前，春天真真切切来了，它带来了勃勃的生机，给世界换上蒸蒸日上的新颜，一个个充满希望的日子，呈现在我们面前。仰望蓝天，希望无限，延续着一如既往的激情，富民强国的中国梦飞得更欢；俯瞰大地，炊烟袅袅，生机盎然，神州处处是生长的模样，面对这大好的春光，谁不信心满怀，豪情万丈。

春天向我们走来，快脱掉厚厚的棉袄，像甩掉沉重的包袱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我们轻装上阵才能更好地把春抓在手里。快脱掉重重的棉鞋，像甩掉冬天的尘埃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我们脚步轻盈才能更好地追逐光阴。

大桥笙歌

王帮琴

我在周末的深秋黄昏，从公司大楼出发，踱步到近在咫尺的江边。听闻长江岸线湿地保护项目一期工程早已完成，长达5.6公里的沿江风光带，一路旖旎至老浦口码头，是江北市民的全新打卡胜地。沿江岸前行，移步易景，南京长江大桥，伫立一侧，亘古不言，它是南京城市必须阅读的章节，滔滔江水，像遥远的往事，拂起我的记忆。

十八年前，到南京工作，三月的春意正徐徐绽放，梧桐枝桠由光秃萌出新绿。每天，都会从桥下穿行往返几趟，从欣欣然的春，到皑皑白的冬。铁路桥上，列车从早些年的“咣当咣当”到现在的稳稳飞驰而过。大桥墩身的标语，一直在提醒着，不能忘却的纪念。那时的长江边，原生态的芦苇、丛柳、荒石触目可见，野塘、野菜藏匿其间，独自偷欢；春柳堤岸江鸟两三只，飞掠水面，盘旋大桥；江边是细细的沙，孩童赤着脚，嬉戏作图，孩童长大了，游戏在继续；极目眺望，上下游水天一色、缥缈，青隐隐的树林头上，有幕府山、阅江楼的背影，大自然以山为琴、以水作弦。

与江岸风光带平行的，是公司大楼外的一条梧桐、银杏交织的小路，这些树各依脾性，各写春秋，彼此摘选一些心喜的诗文，一路咏至桥工新村。梧桐、小路、桥工新村，它们都拥有与大桥一般长的历史。转瞬间，已有几代大桥人，生生不息，日出日落，乐于天命。在这里，热热闹闹的早餐中，流淌无数建桥故事，有些人在我的想象中，散发大隐隐于市的味道，仿佛年轻的身躯还在春天，但心灵已绕过好几个深秋，储蓄着放歌的苍茫。

桥处电影院，还残留老剧本的旧痕，紧接着，充当了若干年的菜场，暖暖岁月中，人间烟火气。影院旁边有一幢三层红墙砖瓦楼，建桥人称之为单身宿舍楼，一半开放式走廊式的结构，七十年代典型的建筑风格，走廊外承接蔽日梧桐，公用的洗漱间，每室不足十平米。盛夏周末傍晚，没有空调，风扇声、炒菜声吱吱作响，油烟呛出一阵咳嗽。推开窗户，不远处，大桥上白色玉兰花灯正璀璨绽放，年轻人聚一起，分工合作，一顿简酒淡饭后，沿宿舍边几百米钢轨一路走至大桥旁，去江边“乘凉”，至夜深方回。

夜间，随着每一辆火车的驶过，楼房共振感，假若不关上窗户，汽笛嘹亮，人们亦能酣睡。如今，桥工新村的外壁换了新装，桥处电影院加入新区改建的步伐，单身宿舍楼改为办公楼。时光以亲昵的姿态流过我们的生命，短短二十年，变了很多，不变的亦很多。

那时，去一趟江南，从北堡内步行40余米楼梯，至公路桥面，再转公交。有时间者，或步行，或自行车，辛苦么？不觉得。我会忆起，2018年12月26日，南京长江大桥公众开放日的第一天，“传承大桥精神、重温国家记忆、共话奋斗时代”主题徒步活动，我们拾阶而上，气宇轩昂地登上北堡桥面。风雨中，桥上游人如织，形形色色的雨伞，层层叠叠，为阴冷的天气增添一抹亮丽风景。奔跑的年轻人，跳舞的老年人，走路还不太稳的娃，推行的轮椅……，所有的人，热情满满，共同庆祝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50周年，我们曾见证了历史一刻，曾自由行走于这座伟大的大桥，正桥中央。

大桥全新出镜后，夜夜，桥头堡三面红旗，红光流畅反复，渐变光带依附江中桥墩，倒映于水的波央，任由浪花揉碎缓合，江与水，正在行一趟心灵之旅，赋歌百年。我们将百年赋歌融入一百八十平米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史馆，次递展开建桥人、建桥事、建桥精神。有些故事已蕴涵在真理的海洋中，有些相片朦胧中留下期盼的甜美，焕发初心的此刻及过程，我像一个欲挖宝藏的人，用一只疏漏的网袋前去背负珍品，却发觉一路云淡风轻，平常、细节之处的伟大彰显，是那段历史中的寻常。天长日久，点点滴滴，他们的路在大自然的荣枯里留下了永恒，连天光云影也前来驻足。

这些年，大桥两侧，矗立层出不穷的高楼，有无数扇窗推开时，都能见到大桥，无限风光。此刻，夜色浓淡，再次穿过晶莹剔透的北堡下方，一轮月朗朗入空，星空里星子移动，皎洁银盘总也不老，江水，大桥，明月，灯光，人们，共同和弦，演奏着大桥笙歌。

那年的正月十五

王军

小时候，春节是我最期盼的一个节日。除了穿新衣、拿压岁钱、吃好吃的菜肴，最让我窃喜的莫过于从年三十到正月初五，耳边竟然没了母亲的一句唠叨。

好日子总过得很快，还没缓过神，还没品尝够节日浓浓的味道，短暂几天的无拘无束就画上了句号。母亲的训斥又在耳畔萦绕。外婆是最疼我的人，每回她总会在第一时间和母亲叫板，新年头的，难得把细小伙玩玩，老话说得好，过了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，等吃了圆子，再叫他收心也不晚。

过了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，十五的圆子，尤其是外婆亲自做的油脚馅圆子早让我垂涎欲滴了，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，眼巴巴盼着十五的到来。

盼十五的日子是难熬的，到了那一天，我自觉地早早起了床，跟屁虫似的听着外婆的调遣，外婆当然知道其中的缘由，不紧不慢地张罗着一切。她从米缸里搬出一个阳面袋子，里面装的是做圆子的糯米粉，看着雪白的糯米粉我就一个劲地咽口水。外婆娴熟地用半开的热水和好粉，再用从茶食店里买来的油脚（油炸糕点的下脚料）拌上绵白糖搅合成包圆子的馅，此刻整个堂屋弥漫着浓郁的香气，我早已按捺不住，恨不得要在和好的生粉上啃上一口，催促着外婆赶快包圆子，外婆还是不紧不慢，见我猴急猴急的馋样，用筷子挑了一点馅放进我嘴里，绵白糖的甜，油脚的香，溢满了口腔，含在嘴里，久久舍不得咽下肚。我安逸地坐在边上，看着外婆将馅一点点包进和好的米粉团里，再用双手的掌心搓成一个个圆子，整整齐齐摆放了一竹匾。

圆子下锅是最喜人的时候，灶台的大口铁锅里满满的水，烧开后外婆小心翼翼地将一粒粒珠圆玉润、雪白剔透的圆子沿着锅边滑进滚开的水里，再用铁勺贴着锅边缓缓探进锅底，轻轻来回推动一下，让下水的圆子不会粘上锅底，盖上锅盖，外婆往灶堂里加了一把柴火，旺火很快烧开了锅，揭开锅盖，刚才还沉底的圆子争先恐后地跃上了水面，像一个个顽皮的胖娃娃在滚动的沸水中跳跃。我早已按捺不住，忘乎所以地用筷子敲打起空碗来。

圆子盛到碗里，热气腾腾，香气扑鼻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看着碗里圆润饱满的圆子，柔软雪白，大人们不忍下口，我早就等得快流口水了，还在灶台边忙活的外婆见状，对大家说起了祝福的话语，圆子端上桌，不等外婆说完，我就迫不及待动起了筷子，狠狠一口下去，还没凉透的圆子在嘴里，烫得直在舌头上打滚，外婆连忙喊着让我吐出来，我倔强地张着嘴巴往外呼气，舍不得吐更不敢咽，疼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

现如今传统元宵所承载的节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，人们也逐渐把复杂的节俗慢慢淡化。又到一年正月十五，不知多少人家为了品尝那碗圆子，去经历米到粉全过程的劳作，还有多少人家为了品尝那碗圆子，去亲力亲为动手和粉包馅。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超市货架上各式口味的速冻圆子，让我们在这一天享用到美食的同时，享用到了快捷和便利。可是外婆包的油脚馅的圆子让我至今难以忘怀，在我的记忆里那不再是享用美食，是享受美食，更是在享受爱的关怀和家的温暖。

怀恋外婆包的油脚馅的圆子。

木棉花的姿势

胡笑兰

木棉花喜欢在有阳光的地方生长，不耐荫蔽，阳光富裕的岭之南便遍布她的身影。早春二月，木棉树光秃的树枝就缀满了花蕾，它们如熟透的紫黑葡萄，正攒着劲儿，酝酿着草木年华的另一种成熟与绽放。站在树下能感受到春的声音，花蕾一点点炸裂细碎的声响。忽然有一天，不经意间一抬头，木棉树已是花团锦簇，热烈的火红的一片，像城市露出灿烂的笑容。走过这里，我总会抬头望望她们。

传说4月的第11天，是她盛开的日子。木棉花的春天真正来了，橘红或橙红，朝霞一般一路引燃火树红花，细看每一朵都开得鲜艳如血，像五片心形的花瓣，岁月之手已把花尖抚平，花瓣肥厚光润，像少妇丰腴的面庞。花瓣又像是母亲温暖的五指向上张开，招呼她的儿女们归来。木棉花的春天，是等爱的春天，是希望的春天。在有限的花期内，春天读懂了“母亲树”鲜红的手语，亲人般手牵手，心连心。

自然风物，各有各的生存谱系，就像一个智者。木棉树身如鼓，腰腹布满树钉，密密麻麻，有如刺猬的尖锐，像是母亲在抱护自己的儿女。于是花朵高不可攀，骄傲地挂在枝头。我够不着她们，我惟有仰望她们。我喜欢看她们摇曳着大红的裙裾，自然生长，欢瑞无比，在微风中荡秋千，无拘无束。她们长在空中，不染泥尘，不受攀折之苦。我尤其喜欢她那种让人仰望的高贵或者说矜持。木棉花的花语和寓意是很美好的，就如“奇花烂漫半天中，天上云霞相映红；自是月宫丹桂种”。

世说红花绿叶，红花绿叶似乎是左右相随，红花衬绿叶，互相观照依偎。而这木棉花却兀自地开着，花比叶先发，花和叶不相见。“木棉花开，花开千年，叶落千年，花与叶生生相错”，似有几分伤感。莫不是不需要衬托么？但其实不然。你瞧，那些个大王椰子树，榕树，青草地，都围绕着她舒展，仿佛都在为她鼓掌。一派绿意盎然里，越发衬托出木棉花的特立独行，木棉花的卓尔不群。

她开得红艳又不媚俗，她的壮硕的躯干，顶天立地的姿态，英雄般的风骨自现，花蕊的颜色红得就像英雄的鲜血染红了树梢，也许每一朵爱的火苗都想在春天里完全燃烧吧。花掉落后，树下落英纷呈，花不褪色、不萎靡，很英雄地道别尘世。于是，木棉花再得美名“英雄树”。她们落地的姿势也很壮美，像流星一样自由坠落，离开像是赴一场盛宴。结束停当，木棉花鲜红如血，犹是开在枝头的样子，没有一丝凄凉。牺牲是为了成全，是为了迎接另一场浩荡的气象，很快木棉树上缀满新叶，一片葱茏。

在梅园（外一首）

王蝶飞

在梅园，一袭粉色明丽
已换了春装

梅园的春装上
绣了梅花
那绿的，是水
一丛丛梅花映在水面
小小的火焰
燃烧着，仿佛水做的灯笼

雪，落在陌生的城市

一场雪
落在一座陌生的城市
好想为它生一堆篝火
斟一觞酒
好想请大漠的胡杨
读一下我
写的诗句，我写下的
千年时光，每一秒
都是不朽的
就像是雪
只有融化，没有腐烂

春 风（外一首）

谷玲玲

喜欢把左手
放进你棉衣右边的口袋
让我的手和你的手成为一对
握紧了，手心里合拢的暖
会蔓延周身，开出花朵

归来 肖明/摄

先是梅花开了
接着是迎春花、海棠、桃花、杏花
这些大地之上的植物
都懂得春风的好意
努力地开，努力地艳，努力地幸福
春风吹，日子醒来。蜂酿蜜，花结果
我们越走越远

春意暖

一只小妖借了人的躯体
来世上修行，食烟火，嗅花香
在樱桃树下咯咯地笑
找一个温暖的人，相爱

春意渐浓
小白蛇遇见了许仙
九霄美狐被王生救起
之后的故事，我们都知道了
爱，原是一场报恩

人间浩渺，我提着一口气在此浮沉
在遇见你的刹那
便是一世

随园 SUIYUAN

责任编辑：柳再义
投稿信箱：jsgrb_liu@163.com

远 嫁

王京

漫山遍野菊花黄　枫叶红
桂花忙着派送甜蜜
草们，还在做着青春的梦

秋天其实很盛大
她的眼睛在白纱下闪烁
晴空下长满眷恋
她怀揣着一座玫瑰园一步三回头

此去关山万里　爹娘啊
儿只带走一掬月光　想家的时候
就斟满思念，与月光佐餐

驼铃隐隐　轻如细雨
云游进眼眸化作睫毛上一滴晶莹
还好有故乡的风陪伴
远方从烟波雾霭中走来
因为爱　异域从此是家园

春节红包

郭良正

自从有了智能手机，发红包、抢红包，便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有喜事，有收获；值得庆幸，值得炫耀，多会以红包形式庆贺。甚至有时候，即使无厘头，心情一爽，也会红包飘飞。

当春节来临，更是红包随心翻做浪，神州无处不飞红。不只是个人，也不只是个别群，整个华人界，漂洋过海，飞越空间，都能感受到红包的激情浩荡。个体也好，群属也成，充其量也只是部分人行为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作为国家职能机构，央视在红包上所花心思，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早在春节前几多时日里，就大张旗鼓宣传，集五福，抢红包，过大年。这一信息，远比让广大观众干其他事要凑效得多。为能够集齐五福，找熟人，托亲友，不厌其烦集来集去。一旦集齐，大有范仲淹的风范，“心旷神怡，宠辱偕忘，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者矣”。

集齐者，在除夕夜，幸福分享京东出资15亿元红包，获得这个彩头，预示着来年的财源滚滚。幸福呀，人们。

央视红包，也就在那几个小时里，撒向全国人民，过了这个时刻，要等下一阵红包雨再次降临，恐怕得一年。一年呀，何等漫长。所好的是，还有小范围群属红包在细水长流。和央视红包相比，群属红包，不那么正规，也不按时按点，说来就来，且还会几次三番重复。我加入群不少，就理直气壮分享过群友红包。当然啦，也奉献过自己的红包。

群里红包，大多没有预警，说来就来，往往给弄个措手不及。手速快的，逢包必得；手速慢的，就不那么幸运。看到别人对发红包人感谢，给发红包人奉送鲜花，无奈的发个“又是一地红包皮”的哭笑表情，逗得大家嬉笑声迭起。适此之时，会有人撺掇：手气最佳的，继续发呀。冷不防的，红包将会二次空袭，逗得大家再次手忙脚乱。

群是集体，这集体一般分两种形式：一是天南地北，各色人等都有的混群；另一种是家庭、同学、同事的熟人群。混群里的红包，只要不超过群里人数，见包就拆，一般不会剩。而熟人群就不同了，常常会有二十四小时后，发而复归的“圆满”结局。我所在两个熟人群，就有过这种情况。所在的协会班子群有17位群友，群主发15个红包，只拆了4个，那11个完璧归赵；同学群有40多位群友，有位群友不知发多少个红包，反正退回的金额相当可观，24小时后，他无奈晒出这一“成绩”。

是熟人群都不缺钱，还是谁稀罕你的臭钱？恐怕远非如此简单，这就牵扯到熟人日常相处的融洽度了。为发包者面子，在此就不多探讨了。我只是想问一下：这样的发包人，是该庆幸，还是不该庆幸呢？其中甘苦，当事人自然会一言难尽了。

一个红包，折射出社会世态。这远远超出红包自身固有的范畴，渗透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去，这是红包自己说啥也没想到的喜庆余波。

无论怎么说，春节喜庆红包，已深深扎根国人心中。该发的，一定要发；该抢的，一定要抢；只有当仁不让，方显其乐融融。当结束这篇小文时，翻阅一下网页，想找些对红包褒贬言辞，看到这几句“高论”，与读者共哂：少壮不努力，长大抢红包。春眠不觉晓，醒来抢红包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抢红包。

春天的一场花事

赵峰旻

和煦的阳光探出一脸灿笑的时候，绽放自己的春天越走越深了。一个个翘首枝头的花骨朵儿，在酥润漫落，柔雨绵绵的早晨，轻启朱唇，脱口吐出一朵朵花来，一点一点，一片一片，缤纷了大地，氤氲了岁月，催开了春天的一场花事。大自然给了春天一个最为妩媚动人的微笑。

春天和人一样，是经不住撩拨的，一拨心就动。植物们仿佛接到了某种指令。辞郎河畔，通圣桥头、海春轩塔旁，一树树梅花、玉兰花、红叶李，高举岁月的杯盏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红红粉粉，洁白如玉，暗香馥郁，绽满枝头，在古镇辽阔地沸腾开来。盐仓监院子里的牡丹更是不甘寂寞，也高调地盛开了。吕夷简来了，他说：“异香深艳压群葩，何事栽培近海涯”，这里是一个花的王国。

小草似春天的一首小令，在春天的梦里，不愿醒，醒了，就是莺歌燕舞的万里春了。诸葛菜、蒲公英、迎春花、荠菜花……相继转世，次第绽放，大有花开一宇宙的节奏。它们慢拍子自己踩，自己踏，怕扰了行人。风摇落了些，又添补了些，前赴后继，赶荡儿似的，似谁摆弄一副偌大的磨盘，只磨得一树的花更繁、更艳，一池的柳更绿、更翠。

春天美得更加理直气壮。无论是“俏也不争春”，还是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抑或是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一切成了国画里不可或缺的笔触，百花含笑，紫燕剪柳，一笔一画，只待落黑。晏殊来了，他说：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这里是一个值得留念的地方。

黛瓦褐窗、古桥古塔，寺院庙堂……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，国画大师早已皴出层次。犁木街头，晏溪河畔，草市街上，七位仙女身穿七彩衣衫，撑着小花伞，婀婀娜娜，娉娉婷婷，走成了一幅国画里的风雪问路人。汉潮街头情侣脉脉含情，植物园仙湖碧波荡漾，锦鳞戏浪，鱼翔浅底。以宋代三宰相命名的吕公岛、晏公岛、范公岛上，鸥鹭私语，百鸟啾鸣，上万只赤颈鸭、斑嘴鸭、绿头鸭、绿翅鸭……野鸭大家族在湖中繁衍栖息，相互嬉戏。隔岸的柳枝新芽染绿了一湖春水，染绿了游人的眼眸。

晏溪河的船娘扭着杨柳似的腰肢，一声柔橹一销魂，“咿咿呀呀”轻轻搅动一河春水，脱口唱出：“小船悠悠，溪水汤汤，晏溪河摇来俏船娘。穿过通圣桥，越过大牌坊，遥思仙缘盐韵，三相流芳。啊，俏船娘啊，俏船娘，为何痴望那戏水鸳鸯？心花和着浪花一起绽放，一对红霞飞脸上……”范仲淹来了，他说：“谁道西溪小，西溪出大才”，这里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。

“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杨柳浅芽，梅香如故，田家新犁，春畴渐暖年华。时光倏忽，花苞结了果，嫩芽蹿成树，小草长成诗。

春天不说话，春天的一笔一画，横竖撇捺，每一笔都刻在大地的宣纸上，心心念念，不用投他人所好，从C位出道，朝着自己的方向出发，一路前行，成就最好的自己，走向更好的未来。